

鐵嶺鄭因百先生事略

何 澤 恆*

鄭先生諱騫，字因百，遼寧鐵嶺人。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，即民前六年陰曆閏四月二十九日生於四川灌縣之成都水利府署。大父時官成都水利同知，駐灌縣，考妣隨侍焉。先生一脈，祖籍鐵嶺，清初，十三世祖入關，世居河北完縣之吳村。道光中，高祖徙北京。民國肇造，大父復稱鐵嶺籍，而仍居北京。民二年，先生八歲，從塾師金碩福先生讀《四書》。翌年，父頤津公任吉林東寧縣知事，先生隨宦，初就讀於縣之小學；年餘自退學，於縣署中改從塾師韓國賓先生受古文。五年冬，返北京，自此在京長住。次年，在外祖家塾從劉雲鵬先生讀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左傳》。又明年，入崇德小學，始讀英文。中學初在崇德，後轉崇實，兩校皆基督教會所立。先生幼喜讀章回小說，每於微弱煤油燈下閱讀，致成近視；而聰穎早慧，博聞強識，其在崇實，同儕每遇疑難，往往不就教於師而轉求解於先生，故有「書庫」之目云。

十五年，先生自崇實畢業，保送入燕京大學中文系。時北大文史名宿多來燕大兼課，先生遂能多方獲益；而其一生治學門徑、見解，尤深受沈尹默、周作人二先生之薰陶，至老服膺。十八年，經顧羨季先生推介，自燕大請假，赴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任教，是為先生畢生教學生涯之始。在女師授文學史及詩詞選讀，並兼系主任。時先生年甫二十四，大學尚未畢業，雖當時大專教授資格年齡限制不嚴，而先生之受器重，亦可見矣。在職一年，回燕大銷假復學。同時在城內匯文中學兼課，校規本不許，而系中諸師以先生曾任「教授」，多予寬假。二十年，自燕大畢業，正式任教匯文，授文商兩科高三國文及文學史。二十七年，始回燕大任中文系講師。先生在此數年間，撰就《辛稼軒詞編年校注初稿》，為其著作之始；惟此稿經先生數十年增補修訂，迄未付梓。抗日軍興，華北淪陷凡八年，先生留居北

* 何澤恆先生，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。

平，謹言行，慎交游，未嘗稍出治學教書之範圍，故能免禍。三十四年秋，抗日勝利，華北重光。歲杪，教育部設立大學先修班於北平，體制同大學，延聘先生為中文系副教授。明年，先修班結束，遂於歲暮歸瀋陽，任教國立東北大學。在校僅半年餘，以烽火四起，乃於三十六年赴上海，任教國立暨南大學。翌年秋，應老友臺靜農先生之邀，遂渡海來臺任教國立臺灣大學，並升為教授，時年四十三。

先生在臺大，前後三十餘年；自四十六年起，並獲聘為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。其間曾五度出國訪問及講學。四十五年應美國國務院約請訪問哈佛及華盛頓等大學；五十年秋，任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客座教授；五十一至五十二年任香港新亞書院中文系主任；五十四至五十五年任美國耶魯大學客座教授；六十一年任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客座教授。六十三年九月，先生以六十九之齡退休；以兼任教授名義繼續指導博士論文，至七十年止。嗣臺大創名譽教授制，先生即膺榮銜。先生甫自臺大退休，東吳、輔仁兩校即禮聘為中文研究所講座教授，以迄今夏。七十四年二月，國家文藝基金會特頒「國家文藝貢獻獎」。七十八年，受聘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設所諮詢委員。七十九年十二月，行政院又特頒「文化獎」，以旌先生在學術文化之卓越成就與貢獻。八十年七月二十八日，以老病壽終於臺北三軍總醫院，春秋八十有六。

先生生而異敏，讀書過目不忘，識者無不歎服。自幼篤志向學，深究羣經，博通諸史，尤熟於宋代掌故；復出入諸子百家，靡不津逮。敷教上庠者凡六十年，所授課程多屬集部，遂特以詩文詞曲名。然先生講授文辭，莫不根柢經史考據，不為鑿空之論，所以開示學子有本有原之學。畢生著述，至老不衰。所著有《辛稼軒先生年譜》、《詞選》、《續詞選》、《曲選》、《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》、《景午叢編》、《校點南詞韻譜》、《北曲新譜》、《北曲套式彙錄詳解》、《陳簡齋詩集合校彙注》、《宋人生卒考示例》、《唐伯虎詩輯逸箋注》、《陳後山年譜》、《清畫堂詩集》等三十餘種，胥優遊涵泳而發為心得之作；識見通徹，辨析深微，片言隻語，良玉精金，皆足以扶末學、啓來者。其詞曲選數種，亦早經各大學採為教本，影響至大。晚歲集歷年所作古今體詩千餘首，為《清畫堂詩集》，抒性靈，發襟抱，方駕唐宋而無愧色。其〈讀詞三十首〉、〈論詩百首〉、〈論書百首〉，尤為文學史、書法史上極富創關之鉅製。其餘論著之未付梓者猶富，尚待門弟子整理問世。先生四十三歲來臺，在臺亦適得四十三年，明鏡屢照，誨人不倦，其終身奉獻於學術教育，蓋有目共睹，見譽為當代之鴻儒，良有以也。

先生爲人，和而不流，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。終其身未嘗疾言厲色，亦未有一語道人之非。胸懷磊落，淡泊榮利，但求適志，恥爲標榜。其氣象有如和風慶雲，故友朋喜與之交，而門人亦樂受其教。從游門下經其指授者，皆能窺治學之門徑，而一門彬彬，相處如家人父子焉。

元配趙靖孚女士，中道辭世。女秉書，任職中華工程公司；婿顧崇豪，任職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。外孫尚志、尚偉，外孫女秀慧、同慧，皆已大專畢業。

五十二年，繼配許慕英女士來歸，亦不幸先於七十三年病逝。女、婿即遷回溫州街寓所，奉侍晨昏。先生體氣素弱，其臻耄耋而猶能教學著述不輟者，前後二夫人暨女、婿悉心照拂之力，不可沒也。

先生遽歸道山，家人悲泣，識者傷慟，而慕先生之粹學清操者，亦咸表哀悼。謹述其行誼之大略，用誌永思云。中華民國八十年八月十一日 弟子何澤恆敬述